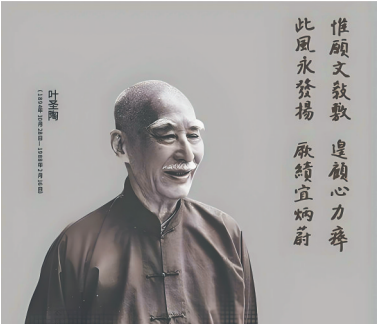


闲话文人 姚秦川

叶圣陶写序文



叶圣陶先生。 资料图

1940 年的一天，叶圣陶去朱自清位于成都的家做客，发现朱自清正在撰写一部名为《经典常谈》的书稿。随意翻看了几页后，叶圣陶立即被里面的内容所吸引，他暗自决定，等这部书稿出版后，一定要为它撰写一篇序文。

到了 1943 年 5 月，《经典常谈》顺利出版，朱自清将其分赠诸位好友。叶圣陶当即以“此书为古籍之导言，浅明精要，宜于中学生阅读”为由，用本名和笔名“朱逊”，在一星期内（1943 年 6 月 2 日到 8 日）连写了两篇介绍文章，大力推介《经典常谈》，并于秋季学期前，分别刊发于著名的教育杂志《中学生》和面向教师的《国文杂志》上。

此外，叶圣陶还与开明书店编辑王伯祥通信，表示要将这本书拆解，分次寄往上海：“附佩弦（朱自清）之《经典常谈》三十面，以后次第分寄之。”不过，这封编号为“蜀沪 103”的信件在战时的路途中，延宕了七十多天，才到达王伯祥的手中。

由于后续信件陆续先到，王伯祥至此才知“历次所寄《经典常谈》为佩弦之作也”。叶圣陶的推荐无疑是成功的，《经典常谈》在短时间内销售一空。文光版上市之后，再次出现了多篇关于此书的介绍和书评文章，也从侧面印证了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1959 年，中华书局曾计划重印《经典常谈》，拟请叶圣陶为之写序。叶圣陶同意重印此作，“删去不适当之语句，并使上下文仍复连贯”，但以“我之知识并不超乎高中生”为由，回信“作序之事，非我所宜”，婉言谢绝，这次计划的重印最终也未能实现。

直到 1980 年，三联书店重印此书，再次邀请叶圣陶作序。叶圣陶这次没有拒绝，回想他和朱自清二人寓居成都时的情景，追怀“字里行间他的那种嚼饭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写下《重印〈经典常谈〉序》。

从 1943 年到 1980 年，时隔 37 年，叶圣陶再度为此书撰文，隔空忆念旧友的往昔，不由得慨叹“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样‘理想中的读本，还非常之少’”。

叶圣陶在不同年代为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撰写两篇推介文章和一篇重印序言的故事，跨越了近四十年的时光。它们不仅是一段深厚友谊的见证，更体现了叶圣陶对普及优秀文化、惠及后学的坚定支持。这份情谊与用心，与《经典常谈》本身的价值一起，历经岁月，依旧动人。图

如歌行板 陈琴

小七孔的水

素闻荔波小七孔有“小九寨”的美名，是地球腰带上镶嵌的一颗绿宝石。在游览九寨沟归来多年之后，我终于启程去一睹芳颜。

九寨沟的水景以五彩斑斓的梦幻著称，偏于静谧；小七孔的水景则以灵动多变的野趣独具风韵。

天下之水，其实同世上精灵一样有着各自的脾气秉性。湖泊是安静的驯鹿，瀑布是捕猎的雄狮，溪流是撒欢的马驹。

小七孔的水，可谓集天下水姿之大成——溪、湖、河、潭、瀑，交横绸缪。从景区的西门进入，在一条狭长的峡谷中，经过小溪、鸳鸯湖、水上森林、卧龙潭、68 级跌水瀑布、翠谷瀑布、断桥飞瀑、拉雅瀑布、响水河等景观，最后到达小七孔古桥下的涵碧潭。一路上的水势，似乎是在演绎一部完整的人生协奏曲——从初时的弱小羞怯，渐渐积蓄至丰满开阔，开启奔涌小露锋芒，再到飞流直下气势磅礴，稍作收敛又继续层层流淌，与岩石碰撞旋转跳跃，最后汇入波澜不惊的湖泊。

其中，最震撼的当数卧龙潭。它是地下暗河“卧龙河”冒出地表的出口，因人工拦河堤坝截流聚而成潭。潭水宁静深邃，三面被山谷峰峦环绕，如同一块晶莹的翡翠被小心翼翼地托举在掌心；另一面则漫过堤坝陡然垂坠而下，化作虎啸龙吟的卧龙瀑布。人工设计的内凹型堤坝具有精致的弧度，使水的垂落呈现出优美的视觉效果。有人说，卧龙瀑布像一弯月牙，像一把仙人梳，像一挂珠帘，我倒觉得，它像翡翠吊坠上丝滑细腻的流苏。一动一静地衔接，恰到好处地诠释了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魔幻魅力。

卧龙瀑布砸在坝下的嶙峋乱石上，摧冰溅玉，腾起大团大团的水雾。水声轰鸣着，顺着地势落差汹涌倾泻，闯过一层又一层阶梯式的石灰岩，跌跌撞撞又勇往直前，这就是六十八级跌水瀑布。流水拍打在岩石上，或者绕过岩石，激起浪花，扬起水雾，回旋着，飞奔着，漫卷着，一刻不停歇。我想起曾在贵州苗寨体验过的苗家人顶级的敬酒仪式“高山流水”——漂亮的苗族姑娘们手持酒壶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唱着悦耳的敬酒歌将米酒倾倒而下，层层跌落的“酒瀑”就自上而下流入客人碗中，客人可尽情享受。这是当地人的待客礼仪吗？既如此，我们不妨与主人一道，“会须一饮三百杯，与尔同销万古愁”。

我最喜欢的是水上森林。不仅仅因为绿肥水瘦，更因为能穿梭自如，凌波微步。森林里，不同品种的树木盘根错节扎根于河床石缝，又伸出粗壮的枝丫搭起顶部的浓荫，隔断了太阳的炙烤，只有斑驳的光影探进来，编织出一个远离尘嚣的鸟巢世界。水路纵横交错，时而湍急，时而清浅。被河水冲刷得圆润平坦的青石露出水面，连成一条蜿蜒的水上走廊。充满负氧离子的空气带着淡淡草木香，沁人心脾。在一些浅显的溪流处，可以挽起袖子，掬水月在手，惊扰叶底下小鱼儿的美梦；还可以脱去袜履，踩水嬉戏，让冰凉柔软的触感抚过脚踝，抚过泛黄的记忆，那一刻，如同幻化为溪，是率性而恣意的。

无论是静还是动，水质皆清澈澄明，流转着绿宝石的颜色和光泽，水底的草类、鱼类和岩石的纹路清晰可见。因为纯净，湖面上的落叶飞絮和小木舟就像是一面古镜上的饰品，极富趣味。

水清且绿，源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流水以亿万年的深情与富含碳酸钙

的岩石进行水滴石穿式的磨合，打造出奇峰怪石、溶洞暗湖等独特风貌。岩石被溶蚀出的孔洞与缝隙，拦截和沉淀了水中杂质，而水中沉积的碳酸钙使水在阳光下焕发出透明的翠绿色泽。这场温柔与固执的较量，轻盈与沉稳的相遇，最终在和解中完成了双向奔赴的美好成长。人生的真谛或许就藏在这一水一石之间。

自踏入这片秘境开始，水的声韵便一直萦绕耳畔，忽远忽近，忽急忽缓，忽高忽低。有时似雷霆，有时似鸣琴；有时似风过竹林，有时似鸟啼啭唤；又似苍鹰展翅，狸猫踱步，遗落的老歌和秋千撩起的笑语。这是大自然赐予的无比亲切的摇篮曲，那贴近大地的韵律，足以疗愈心灵。

在绵绵不绝的回响之中，我仿佛看见这一曲山水从时光深处缓缓而来，磨掉粗粝，滤去尘埃，分花拂柳，婉如清扬，绿衣上缀了云朵。

又或者，山水是你我，你我亦是山水。图

电光幻影 李炫莹

《救赎者》里的救赎

电影《救赎者》是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以“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原所长陈旭同志的真实事迹为原型创作，聚焦陈旭同志 29 年坚守戒毒一线、创新教育矫治模式的先进事迹。

强戒所所长陈旭，临危受命，在实践中运用精神戒毒救治新模式，挽救了长期沉湎于毒品、被毒品深度坑害的人们，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消除了毒瘾和心瘾，重拾生活的信念，重归正常生活的轨道。

在叙事方式上，该片在传统英模传记范式上更加注重故事的日常氛围。它自觉放弃了对强烈戏剧冲突的依赖，也不诉诸直白的情感宣泄，而是将救赎的艰难与温度，一同融入海南独特的水土与日常之中。影片没有刻意拔高英雄，也没有恶意矮化学员，只是安静地注视着一群人如何陪伴另一群人，将偏离轨道的生活一点一点扳回正轨。这种力量就像海岛椰风——不猛烈，却无处不在地浸润。

强戒所的铁网与高墙，原本是割裂秩序与失序的冷硬边界。然而，影片却让一棵枝繁叶茂的榕树占据了院落中央，气根自枝干垂落，触地后便扎进泥土，日久成枝干，浓密树荫柔化了铁丝网的坚硬轮廓。这种以柔化刚的姿态，恰好对应了影片主人公程赫（原型陈旭）的矫治方式。

程赫没有进行疾风暴雨式的整顿。上任之初，他也曾犹疑，是在妻子的体谅、战友的际遇与同事的遗愿中，颇感悟，逐渐找到了方向。他对待学员，从不居高临下地施舍同情，只是安静地撑起一片荫庇。他记得每个人的生日，能接住那些顽抗背后的难堪与脆弱。学员称他“程老师”，他便以足够的耐心等待顽石捂热、枯种发芽。影片在此没有用快剪压缩漫长的戒治过程，而是以大量中景镜头呈现治疗、谈话、日常活动等琐碎日常，刻意拉长观众的感知时长，让人体会到，救赎从来不是某个瞬间的逆转，而是日复一日地陪伴与等待。

海南的回南天潮气黏滞，墙面渗水，衣物发霉。影片将这种气候质感转化为叙事底色，提示着戒毒过程中反复与挣脱的艰难。它不夸张渲染，只是让人感受到一种必须承受的生存处境。正是这种气候浸润出的耐心，构成了无数像程赫般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改变不靠

宣言，而靠不声不响地渗透。由此，救赎从标语和口号中解脱出来，化作墙内一棵榕树的缓慢生长。

生理脱毒主要在墙内完成，而真正的救赎，必须回到老街的烟火里。影片用两个看似散淡的场景，完成了矫治视野从墙内到墙外的延伸。

海南人谈事，不习惯待在肃穆规整的会议室，偏爱街头巷尾的老爸茶店。上级找程赫聊工作困境，一头钻进逼仄喧闹的茶铺。一碟斑斓糕，两杯滚烫的茶，难题便在水汽蒸腾中被拆解。这既是海南的行事逻辑，也暗合程赫的矫治思路。不将学员看作需要压制的另类群体，亦不视为只需怜悯的弱者，而是如同茶桌上的人，平起平坐地对话与陪伴。温热的老爸茶取代了冷硬的训诫，耐心的沟通成为了浸润的载体。

骑楼廊下椰子摊前的一幕，则把救赎的命题推得更深。程赫歇脚时，听卖椰子的阿婆说起儿子因吸毒败光家产，她和孙子艰难度日。他想掏钱买下所有椰子帮衬，阿婆却只淡淡问道：“你能救我一时，能救我一世吗？”这句轻得像椰壳落地的问话，让程赫意识到，暂时的接济无法根本改变一个人的困境，必须让他（她）获得自足的能力与尊严。于是，在戒毒所技能培训班的帮助下，学员们走出高墙后，没有隐姓埋名远走他乡，而是留在熟悉的椰城街巷：有人开出租车谋生，有人重返校园考研，有人参与禁毒演出，也有人在骑楼巷口支起小摊。骑楼廊檐既能遮风挡雨，也能为这些回头的人提供容身之所。邻里不问过往，只看你当下的脚步。这种市井的包容与日常的滋养，比高墙内的戒断更绵长，也更为根本。它让救赎不再是某个机构的专门职责，而成为整个社会无声的接纳。

榕树下的陪伴、茶店里的沟通，是救赎的日常实践，而渗透全片的海南本土文化符号，则为这种实践赋予了更深的意义框架。影片最具表现力的表达，恰恰来自这些不带说教色彩的细节。

全片观毕，或许记不住什么跌宕起伏的名场面，但一些细碎的场景会久久停留：榕树下的谈心、茶桌上的热茶，椰子壳上的画作，还有那一声平静而满含敬意的“程老师”。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微旨》中说：“与善人游，如行雾中，虽不濡湿，潜自有润。”《救赎者》的浸润之力，正暗合此理。海南的风、海南的树、程赫与他的救赎之路，都不声不响，却于无声处将人润透。这种将宏大司法主体与英模叙事融于地域水土与日常肌理的叙事实践，让本土电影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灵魂。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往往不是振聋发聩的呐喊，而是像椰风一样，长年累月地吹拂，不知不觉间，万物已润泽。图



《救赎者》海报。 资料图